

That
Moment Eternity

黑暗中

我知道他会逆光而来

将我拨开迷雾

把我从无尽窒息的黑暗

拉出来的那只手

也许

正是我每天都有机会碰住的

那人

此刻

我一直知

他待我温柔

一念 终章

圣妖\作品

上

一念是深情，一念亦是绝情，
天堂到地狱之间，只因你我一念。

纵使翻云覆雨，却是阻挠不了命运的安排。
也许爱情中最绝望的是欺骗和背叛，
但你我若只是做戏，又何必念念不忘。

That Moment
Eternity

一念



一念 终章

圣妖\作品

上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念终章：全2册 / 圣妖著. —北京：现代出版社，2013. 11

ISBN 978-7-5143-1874-6

I. ①一… II. ①圣…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63780号

著 者	圣 妖
责任编辑	杨学庆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三河市金泰源印装厂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40
版次印次	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143-1874-6
定 价	49.8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
•
•
•

Contents

目录

第一章	破碎的婚礼	 001
第二章	不要孩子？休想！	 028
第三章	他是一个恶魔	 054
第四章	狸猫换太子	 083
第五章	三少病危	 106
第六章	再见了，我的爱	 133
第七章	送她嫁衣，让她嫁给别人	 160
第八章	我们在一起吧	 185
第九章	结婚	 213
第十章	生的希望	 239
第十一章	孩子快点出生，爸爸等你	 263
第十二章	明成佑“病逝”	 287

•
•
•
•
•

Contents

目录

第十三章	接他回家	 317
第十四章	潜规则	 344
第十五章	欢迎回来，我的明先生	 372
第十六章	甜蜜的契合	 400
第十七章	以身试险	 428
第十八章	二少的神秘未婚妻	 452
第十九章	三少震怒	 481
第二十章	幕后黑手浮现	 510
第二十一章	血色迷情	 537
第二十二章	我只要你	 566
第二十三章	世上最美的事，莫过于你爱我	 591
番外一	于万千人之中，一眼相中	 616
番外二	大儿子小儿子	 622

第一章 破碎的婚礼



•
•
•
•

*That
Moment
Eternity*

今天似乎是个结婚的好日子，路上能看到很多来往的婚车，无一例外，大红的玫瑰花贴满车身，还有“百年好合”等字样，新娘洁白的头纱飘出车窗外，一张脸娇艳而充满幸福。

从家里到举办婚礼的现场不算远，傅染抽出结婚请柬放到腿上，她开了窗，7月的风吹在脸上发烫，车内尽管开了冷气，傅染却满头满脸的汗，浸过领口，滑入空虚跳动的心房处。

傅染眼里的泪水流得更凶，有时候幸福也需要陪衬，她一边擦眼泪一边开车，好几次视线完全蒙眬差点撞到前面的车子，她只得减缓速度，咬紧了嘴唇死死撑着。

既然她的伤口始终不见好，每天每晚刺得她痛苦不堪，她索性一次将这伤疤完全掀开，管它鲜血直流，管它溃脓，痛到底，痛到麻木，她是不是就能解脱了？

结婚前夜，在桥边明成佑本来已经喊住了她，傅染犹记得当时的紧张和心里蔓延出的撕裂般疼痛，最后的一点点希冀，在听到男人发动跑车离开时完全破灭。

他最终还是一句话没说，就这么走了。

也许，还是无话可说吧。

婚礼现场。

大幅结婚照摆在会场门口，李韵苓忙着迎接来宾。

“明夫人，恭喜恭喜。”

“安科长，安夫人，快请进。”

李韵苓身着一袭玫红色套装，将整个人衬得越发年轻。

安夫人平日里没少和李韵苓搭档打麻将，她站定在结婚照前，夸赞：“哟，三少和少奶奶可真是郎才女貌。”

“过奖过奖。”李韵苓令礼仪小姐招呼他们进去，她扭头瞅了眼两人的巨幅结婚照，脸色不由一阵难看，还郎才女貌呢，要不是况子找人弄到这照片，今天会场内可就要闹笑话了。

她仔细看过，也不得不佩服现在的高科技，电脑随便一搞就把婚纱照给做出来了。

傅染开车来到结婚会场，她把车停靠在一条小道内，门口并没见婚车，看来婚礼还没开始。

尤应蕊身穿婚纱坐在加长婚车内，妆容精致，名贵首饰据说一颗就能抵上寻常百姓几辈子的积蓄。明成佑望向窗外，心情与车内热闹喜庆的气氛有些格格不入。

“蕊蕊，你待会儿记得把捧花丢给我。”王絮婷拉着尤应蕊的手臂，旁边几个小姐妹哄笑，“絮婷也恨嫁了？这八字还没一撇呢。”

“去，”王絮婷手指抚过尤应蕊拿着的捧花，“今天说什么都要沾沾新娘子的喜气。”

尤应蕊面若桃花，两颊呈现出娇羞，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最幸福的日子莫过于嫁给心爱男人的这天。

“絮婷你放心，我一定会丢给你的。”

“听到没？”王絮婷替她将头纱整了整。

“听到了，听到了。”小姐妹们笑着道，“我们谁都不跟你抢。”

傅染坐在驾驶座内没有下去，直到婚车车队在烟花声中到达会场门口。

有人过去拉开车门，率先下来的明成佑走到另一侧挽住尤应蕊的手，傅染看得真切，尤应蕊眉目含笑，神色期盼间幸福地偎在明成佑身侧，大批人涌入会场，连一早守候在里

面的记者都纷纷出来见证这美好的一刻。

谁都没有注意到停在远处的这辆车，也没有人管傅染是否会难受和承受不了，今天的日子，不是属于她的。

留给她的，唯有独自哀伤的权利。

婚礼现场热闹非凡，宾客们相继入座，傅染拿起请柬，推开车门之际回过身，把那张B超单子也一同攥在手里。

她顺利进入会场，脚步不由停顿在他们的结婚照前。

傅染眼睛定定望向里面的明成佑，没有一点她所熟悉的影子，她无力地抬起手掌抚过他的脸，冰冷而毫无温度。

她孱弱的身子突然趑趄了一下，况子拽着她的手臂走到边上，他压低嗓音怒喝：“你怎么会过来？”

傅染目光还定在明成佑的结婚照上。

况子神色焦虑地瞅向四侧：“我警告你，今天是三少和应蕊的好日子，你要胆敢胡来，可别怪我不客气。”

傅染挣开他的手，极力想扯出一抹笑，却发现连一点撕扯的力气都使不上，她索性冷着脸：“你几时又对我客气过？”

“你别胡闹，傅家在迎安市也是有头有脸的人家，别搞到最后双方都难以下台。”

傅染绕到巨大的结婚照背后，恰好能避开前方人群的视线。

况子再度扯住她的手臂：“赶紧走吧，几乎整个迎安市的媒体都来了，你跟三少的事情我也有耳闻，就像你两年前对他做过的一样，何必死纠缠着不放呢？”

“你也别拿话激我，更别威胁我，”傅染抬起自己的手臂，“我倘若这会儿真跟你闹，才会下不了台，我的事，我自己有分寸。”

况子眼见这样不是办法，索性也松开她的手。

婚礼眼看着举行到一半，况子转身回到会场内入座。

傅染站在婚纱照后面望出去，明成佑挽着尤应蕊的手已经走到高台，完全西式化的婚礼，鲜花彩球，熙攘的人群，婚礼现场布置得温馨而浪漫，她看到尤应蕊白色圣洁的婚纱裙摆足有四五米长，遮住了上去时的台阶，眼里心里一片荒芜苍凉的白，漫无边际。

音响效果极好，将气氛烘托至高潮。

傅染像是被隔绝在另外一个世界的人。

她看到明成佑背对她站在司仪台前，他和尤应蕊并肩而立，这个场景不下十次出现在傅染的梦里。

礼仪小姐把两人的结婚戒指放在托盘内，明成佑和尤应蕊转过身面朝宾客区。

男人犀利的目光穿过一簇簇人群，仿佛是心有灵犀般，他们目光相触，傅染下意识往

照片后面躲去，但还是没有避开。

明成佑眼睛很自然地收回，傅染听到司仪问出了重点：“明成佑先生，请问您愿意娶尤应蕊小姐为您的妻子吗，不论穷苦……”

话音未落，明成佑干脆利落的三个字掷地有声：“我愿意。”

宾客区内有人笑道：“新郎可真是心急如焚啊。”

傅染眼睁睁看到他对着另一个女人说出这三个字，她被人群遮挡在最阴暗的角落内，以如此悲悯而卑微的姿态仰望属于他们的幸福。

B超单是无意间夹在结婚请柬里的，刚才进入会场后，便被她捏在了掌心内，那B超单被紧紧揉成团，指尖刺过脆弱的纸张，把它戳了一个个洞，如她的心一般千疮百孔。

她眼里漫过的哀伤一丝不差落入明成佑眼里。

他以为，她一直是没有心的，至少被伤过后不会那么痛。

明成佑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悲怆浸润全身，他们相隔并不远，以至于傅染隐在喉咙口的哭泣他都似乎能听到。

尤应蕊在他之后说了“我愿意”，她抬头见明成佑的视线定在某一处，尤应蕊依循着望去，眼里陡然有种刺痛感，她没想到傅染会来婚礼现场。

明成佑回过神从礼仪小姐手里取过结婚戒指，执起尤应蕊的手后，缓缓套入她的无名指。

傅染看到他凑过去亲吻尤应蕊的脸颊，台下掌声如雷，傅染也被陡然惊醒，她松开紧握的五指，那张B超单随后滚落到脚边。

强忍的眼泪随着那一吻而淌落在脸颊旁。

她终究，是把自己给伤了。

重重的一击，她想要给自己一个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借口，所以任凭他们踩踏，她已毫无招架能力。

尤应蕊的一群小姐妹全都站到台下，记者们也围成圈拍摄，明成佑退到旁边，目光注意到傅染转过身的背影。

这个时候离场，于她和他来说都是最恰当的。

傅染脚步沉重至极，眼里的世界早已破碎，她难过得吐也吐不出来，晕眩感把胸口撞击得窒闷而撕裂，她抬头望向天空，拼命想要将眼泪憋回去。

“蕊蕊，赶紧抛啊。”

“蕊蕊，你可千万别抛给絮婷，就让她当老姑娘……”

可真是热闹非凡啊。

尤应蕊步下长阶，她转过身，眼睛注意到傅染正在离开的身影，她使尽全身力气把手里的捧花往后抛去，王絮婷踮起脚尖喊了句：“蕊蕊，你往哪儿丢呢？”

啪。

傅染脚步止住，看到捧花砸在她的脚边，由于距离过远且用了力，鲜艳欲滴的花瓣碎得四分五裂，所有人的视线都随着捧花望过去。

李韵苓大惊失色，却仅仅是一刻，又隐忍得极好。

这一下，几乎把在场媒体的目光全部吸引过去，婚礼进行到现在，他们正愁找不到更多的豪门内幕，傅染这一出现令整个会场炸开了锅。

她听到脚步声纷至沓来，转身，一束束闪光灯对着她，她往后退去，脚底踩到那束捧花差点跌倒，明成佑如尊贵的王者般高高站在台上，冷眼睨着她所展示出来的狼狈。

7月的天，烈日当头，今儿分明是个阴天，却不知道何时出来的太阳。

阳光炙烤得傅染周身发烫，汗水滑过额角混合了温热的眼泪，黑色的布料紧贴后背，她整个人像是从水里捞起来似的。

记者们越追越紧，傅染倒退着往后走，明成佑的身影在她眼底一寸寸缩小，她痛不欲生，也犹如这道影子般，将这个男人一点点推出她的心头。

他出现在她的生命中时太过强势，以至于她想忘却，才需要这般狠狠剥离。

他看着她被记者追，却冷眼旁观。

眼底的凉意和置身事外令人心寒。

傅染本也不该抱一点希望的。

“傅小姐，请问您也收到结婚请柬了吗？”

“傅小姐，您是怎么想到来参加婚礼的？”

.....

“您不是一直躲在家里不出来吗？”

傅染转过身，大步朝门口跑去。

越来越多的记者想要截住她，王絮婷跑到尤应蕊身边，冷下声音道：“她怎么来了？”

尤应蕊耸耸肩：“我哪里知道？”

站在背后的明成佑把目光定在尤应蕊高贵圣洁的婚纱裙摆上，他敛起眼底厉色，余光瞥到傅染已经快步走到了门口。

“小染！”

被拦在外面的宋织和秦暮暮使劲朝傅染招手，眼见她狼狈地要被围堵起来，宋织推开阻拦的男人大步进去，她拽过傅染的手把她带到外面，朝秦暮暮的方向推了下：“赶紧上车。”

她们先去了傅家，找不到她，这才想到傅染可能来婚礼现场了。

秦暮暮忙护着傅染，宋织在门口花坛内捡起块拳头大小的石头掂在手里：“你们再

追过来试试？”

“你是傳染的朋友吗？”

宋织捏紧手里石块，朝着人群中吼道：“你们有没有人性啊，非要把别人逼死才甘心是不是？赚这种昧良心的钱晚上能睡得着觉吗？”

“吱吱，赶紧上车。”秦暮暮发动引擎，朝宋织道。

她旋身走向秦暮暮的车子，看到停在前面的加长型婚车，宋织气不打一处来，手里的石块“砰”地砸过去，不偏不倚落在车窗上。

车子发出尖锐的警报声，宋织挤进后车座内：“走。”

秦暮暮一踩油门，把身后的人甩得老远。

傳染脸贴着车窗，宋织挨过去搂紧她的肩膀：“小染，你这是何必啊？”

傳染脸转过来靠在宋织的肩上，她闭着眼睛使劲地哭，秦暮暮早已泪流满面，傳染哪里还说得出话，她捂住嘴不住抽噎，另一只手紧紧掐着宋织的手腕。

沈素芬担忧地从门口走向席间：“也不知道小染怎样了。”

尤招福瞪她一眼：“吃你的吧，都喊你阿姨了还用得着你瞎操心吗？”

“但是……”

尤招福不耐烦地别过脸。李韵苓跟明成佑站在台前，她脸上保持微笑，时不时和经过的人打招呼，嘴里的话却暗含不悦：“怎么回事，闹到结婚现场来了？”

旁边的明成佑执着杯红酒，外面警报声四起，匆忙跑来的人影喊道：“三少，婚车被人砸了。”

李韵苓面色一紧：“什么？”

“方才有两个女人要进来，由于没有请柬被我拦在了外面，其中一个临走前用石块砸了婚车。”

“真是不像话！”李韵苓气得直跺脚，“结婚当天闹出这些是要触霉头的，这个傳染是存心的是不是？”

明成佑端着玻璃杯浅漾，他将杯中红酒一饮而尽，眼角淬起抹醉人的艳色，他朝李韵苓毫不在乎道：“砸了就砸了呗，你也不差那几个钱。”

李韵苓闻言越发来气：“你总不让我省心，瞧瞧摆在那儿的婚纱照。”

“不是很好吗？”明成佑顶了句，“况子朋友的手艺一流。”

王絮婷走到远处将捧花捡起来，入席的小姐妹们朝她挥手：“絮婷，还想着没抢到捧花的事呢？赶紧过来，姐姐改天给你介绍个好男人。”

王絮婷笑骂几句，看到明成佑和尤应蕊的婚纱照因往来人群太多而挤出了路口，她走过去扶正，目光不经意瞥过草地，看到被揉成一团的纸丢弃在花丛旁。

王絮婷想到傅染来婚礼现场的事，她走过去将纸团捡起后展开，尽管已经破碎不堪，但拼接后还是能看清楚是张B超单。

她吃惊地瞪大双眼，赶紧把单子小心折起。

“絮婷，快入座了。”

“你们先吃。”王絮婷头也不回地走向远处，尤应蕊正在招待宾客，王絮婷过去拉住她的手臂，“蕊蕊，我有事跟你说。”

“什么事？”尤应蕊身子微侧，“待会儿再说吧。”

“很急的事。”王絮婷坚持。

尤应蕊隐约从她眼里看出不对劲，她拉起王絮婷的手向休息室走去。

到了屋内，王絮婷见四下无人，她转身将房门关紧。

“絮婷，什么事让你急成这样？”尤应蕊坐在化妆镜前补妆，眼睛透过镜面望向她。

王絮婷把手里的报告单摊开，一一拼接好后推到尤应蕊面前：“你看看这个。”

尤应蕊手腕微顿，凑过去细看，她看到抬头傅染的名字和底下关于怀孕的信息。尤应蕊满面震惊，手掌按住单子，整个人挨过去：“怎么会这样？”

“我还想问你呢。”王絮婷拉把椅子坐到尤应蕊身侧：“她不是吃过药了吗，有没有可能这孩子是别人的？”

尤应蕊双手撑着前额，眼帘阖起：“我脑子很乱。”

“蕊蕊。”

尤应蕊鼻尖酸涩，睁开眼时泪水满溢在眼眶内：“看这时间，是别人的可能性很小。”

“啊？”王絮婷抽出纸巾递给她，“这就麻烦了，本来这件事到此为止也顶多是想到的时候心里不畅快罢了，但这孩子要真生下来可怎么办？”

尤应蕊心急如焚：“我也不知道。”

“这件事你打算让三少知道吗？”

尤应蕊怔怔出神，模样恍惚：“他倘若知道，我的婚姻还保得住吗？”

“我就是怕你犯糊涂才提醒你，”王絮婷团起那张报告单，“既然傅染在这样的场合都没有说，我想她要么是要拿掉这孩子，要么就打算瞒住三少。你也当什么事都不知道，我们先静观其变，倘若她想生下来，你可要当心了。”

“但她的肚子大起来，迟早会被知道。”

“我就是这个意思，不声不响拿掉是最好，但倘若她要生的话……你想想，有个孩子牵绊在中间，以后有你好受的。”王絮婷见她黑色的睫毛膏晕染，又说，“别哭了，待会儿三少和你婆婆看见反而会起疑心。”

尤应蕊用湿巾小心翼翼擦拭眼角部位，待收拾好后，她拿过报告单走进洗手间内。

王絮婷听到抽水马桶声音传来，尤应蕊走出洗手间从衣橱内找出件旗袍准备换上。

“絮婷，这件事你一定要替我保守秘密。”

“你放心吧，我谁都不会说的。”

尤应蕊对着镜子把身上的礼服褪去：“老天似乎独独不肯放过我，凡是我要的，为什么傅染都要插进来一脚？”

王絮婷走到她身后，手掌按住她肩膀：“蕊蕊，现在幸福在你手里，你有主动权。”

秦暮暮开车来到宋织家楼下，宋织伸手给傅染擦眼泪，说：“先去我家吧，你这样回去伯父伯母非急坏不可。”

傅染跟在她身后下车，家里就何平在，听到动静出来看了眼，什么话都没说又缩回房内。

宋织给秦暮暮和傅染分别接了杯水，又去洗手间拧了条毛巾，她拉起傅染的手要给她擦，傅染红着眼睛接过毛巾：“我自己来。”

温热的毛巾贴向双眼，眼皮胀痛的感觉越发明显，脸埋在掌心足有两三分钟这才抬起。

秦暮暮把水端给傅染。

她也是渴得厉害，几乎一饮而尽。

宋织不住哽咽，秦暮暮早已哭成个泪人，傅染拿起旁边的抱枕护在怀里，人只觉疲倦得厉害：“别担心，我真的没事。”

“还说没事，”宋织恨恨咬牙，“你还去婚礼现场做什么？嫌自己伤得不够重吗？”

傅染无力地扬起唇角：“吱吱，我不是去看他们结婚的，我为这份感情付出的我没想过收回，也没有后悔过，我只是想看看我的心究竟能有多痛，究竟还能不能活过来。”傅染眼里滚烫，她用毛巾擦拭干净，“他们整个婚礼我都看到了，该死的心，是彻彻底底死了，省得自己心里还有半分念想。我被记者穷追猛打，他站在高高的台上冷眼旁观，倘若这些都不是我亲眼所见，我又怎么说服自己对他死心呢？”

“可……”秦暮暮不住哽咽，“这样的痛，你受得了吗？”

亲眼见到和亲身体验到，这份痛，远远要比傅染藏起来痛百倍千倍。

“但是不可否认，”傅染咬紧牙关的力道松开，“这样痛过后，痊愈起来才会更快。”

秦暮暮伸手抱住傅染：“小染。”

“贱人，”宋织哑着嗓音出声，“以前在你家碰到就知道她不是个好鸟，别被我再碰到！”

房间内传来婴儿的哭声，何平把孩子抱出来走到宋织身边：“怎么哭成这样？你这月

子还没完全坐好呢，哭坏眼睛可怎么办？”

宋织小心翼翼地接过宝宝：“皮皮不哭啊，乖。”

傅染看到宋织的女儿，才不过一点点大，头发乌黑，眼珠子黑溜，皮肤也好，握紧的双拳垂在身侧，身上的肉一节节的像是莲藕。

何平问了句：“要泡奶粉吗？”

“不用，”宋织示意他去厨房，“还没有吃东西呢，你去做饭吧。”

“好。”

宋织掀起上衣，解开哺乳胸罩，宝宝脸蛋在她胸前蹭动，半晌后才张口，嘴一下叼住用力吸吮，看样子真是饿坏了，小脸憋得通红。

傅染手掌不由按向自己的小腹。

吃饱后宝宝并未立即睡觉，宋织让她枕在自己臂弯内，另一手在她背后轻拍。

傅染挨她近，低头能看见孩子睁开的双眼，黑白分明的大眼，黑眼珠干净而透亮，一个手放在嘴边，嘴里发出叽里咕噜只有她自己能懂的婴儿语。

“我来抱抱。”

宋织把孩子递给傅染，她姿势笨拙，孩子身体软，躺在她臂弯内觉得不舒服，宋织替傅染摆好手势：“左手稍微高些，才吃过奶，可能会吐奶。”

宝宝两腿在脚踝处交叠，宋织破涕为笑：“她总喜欢这样，睡觉也是。”

傅染心里说不出的难受和苦涩：“吱吱，有了宝宝是不是很幸福？”

“当然，”宋织拿起口水巾给宝宝擦了下嘴巴，“尽管天天晚上没个好觉，多出来的事情又有一大堆，但心里觉得很充实，总觉得为了她值得去做任何事情。”

傅染感觉手里的小人儿似乎沉了些许，她伸出一根食指给她，任由她握住，柔软的触感令傅染不敢去碰触，生命的悸动让她觉得新奇而震撼。

傅染和秦暮暮留在宋织家里吃饭，包里的手机上十几通未接来电，都是范娴的。

傅染看到后立即回拨，并让家里别太担心。

饭后，宋织把床整理出来让傅染躺了会儿，她其实睡不着，但人累得不行，侧躺在床上，宝宝的婴儿床就靠在大床边，房间内充斥着婴儿物品的奶香味。傅染脸紧贴枕头，眼睛盯着小床内沉睡的孩子。

宋织在一旁小声和秦暮暮说话，手里整理着宝宝的衣服。

气氛静谧而祥和，傅染眼泪一滴滴无声地淌在枕头上，她没有哭出声，咬着牙极力隐忍。

宝宝的呼吸均匀，小肚皮起伏，偶尔还会自己笑出声来，傅染从早上拿到B超单到现在还未来得及缓神，她当时捏碎后丢在脚边，也没想过会不会被人捡起。

外面突然一声巨响，宋织放下手里衣服起来关窗：“这天说变就变，天气预报倒是说

了有阵雨的。”

婚礼结束后，把尤家夫妇送回家中，尤应蕊跟着明成佑来到明家，李韵苓让他们先给明云峰上香，随意嘱咐几句后，也不便打扰他们的新婚夜，就说：“今天都累了，赶紧去休息吧。”

尤应蕊随明成佑来到二楼的房间，他们顺着李韵苓的意思将明家作为新房，她忐忑走进卧室内，明成佑扯开领带随意丢在一边，脚步不停歇地走向酒柜。

尤应蕊在床边安静地坐了会儿，见明成佑站在阳台外半晌不见动静，她小声走过去：“成佑。”

明成佑左手夹着支烟，右手一杯红酒，身子微微倾出栏杆外，听到叫声把俊脸别过去盯着她。

尤应蕊没来由地被他盯出一身冷汗，她强打起精神：“成佑，进去洗个澡吧。”

明成佑抽了口烟，眼睛透过迷离的白雾瞅向她。

尤应蕊尴尬地捏紧衣角：“那我先去。”

她转身逃也似的进入浴室，一天应酬下来累得筋疲力尽，在浴缸内加入香精，好好地泡了个温水澡，换好浴袍走出去，见明成佑还在阳台。

天空下起豆大的雨点，砸在人身上剧痛无比，骇人的闪电将暗夜撕开一道道狰狞的口子，“哐当”一声巨响，震得整座别墅似乎在摇曳，头顶的灯光仿若在剧烈摇晃，尤应蕊惊得全身汗毛竖起，明成佑一袭白色隐于苍凉的夜色内。那般光景，竟让她想起嗜血的撒旦来，尤应蕊周身泛起寒意，仿若跌入无底的黑洞，她看到男人慢慢转身，堪称绝色的俊脸阴兀清冽，半边身子已经被雨水打湿。

他修长的腿一步步走进房间，尤应蕊忍不住害怕，她倒退到床前，看到成串脚印带着水渍走到她跟前。

两人鼻尖几乎相抵，明成佑的面色在灯光下衬出不正常的苍白，尤应蕊嘴角颤抖：“成，成佑？”

“应蕊，你开心吗？”

她牙关剧烈地打架：“我，我开心。”

明成佑猛然伸手一把将尤应蕊推倒在床上，他居高睥睨缩在大床中央的她，冷兀嘴角带了抹令人不寒而栗的笑：“尤应蕊，这是你自己选的路，我若有天掉进地狱，也一定拉上你作为垫背。”

“成佑？”尤应蕊吓得哭出声来，他双手撑在她身侧，尤应蕊扯开嗓子尖叫，“啊.....”

明成佑眼疾手快抽过旁边的枕头，双手握紧两边死死按住了尤应蕊的脸。

呼吸骤然被剥夺，尤应蕊完全没弄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她害怕地伸出两手，本能地要挣扎，胸口剧烈起伏后感觉一口气都呼不进去。

强烈的窒息感令她的哭声逸出枕头外，两条腿被明成佑死死压住，李韵苓在楼下听得这声尖叫也未觉得不对劲，只对着明云峰的照片说道：“你赶紧让成佑定下心来吧，我如今能倚靠的也只有这么个儿子了，希望他能跟蕊蕊尽早给我生个孙儿，为咱们明家传宗接代。”

“成佑……”

尤应蕊的声音含糊不清，男人幽暗的眸子看到她的长发凌乱铺开，犹如漫无边际的水藻般缠得人脖颈发紧，即将窒息的错觉令他再度下重手，她伸出的双手无力地垂在两侧，死死攥紧身下的床单。

明成佑适时收手，把枕头丢回床头，他一个侧身翻倒在尤应蕊身旁。

原以为这条命会丢在明成佑手里，尤应蕊重新能够呼吸后，使尽全身力道爬到床头，她双手揪住领口，憋得通红的脸贪恋地抵着膝盖，头发沾着泪水紧贴在脸颊处，目露惊恐，两眼盯着仰躺的男人。

明成佑俊目紧阖，眼角处只敞开道狭窄的缝。

尤应蕊抱紧膝盖哭，却也不敢哭得太大声，明成佑眼睛慢慢睁开，看到欧式灯具散漫下的灯光逐渐清晰，他单手撑起上半身，尤应蕊吓得一个哆嗦，人越发往床头缩。

明成佑左腿屈起压在床沿，他眼睛定向尤应蕊，她眼里的恐惧毫不掩饰，明成佑放在腿上的左手朝她伸出去。

“不要！”尤应蕊摇头，方才那一下将她吓得不轻。

明成佑绝美的俊脸在床头灯光的笼罩下越发泛出潋潋的魅惑，他嘴角勾起抹浅弧：“应蕊。”

尤应蕊咬住唇，掩不住喉头哽咽。

“我方才不过是跟你开个玩笑罢了。”他身子挨过去，大掌拉住她，尤应蕊手心冰凉，碰触到的瞬间，手臂明显往后缩了缩。尤应蕊看向男人的眼底，那里竟像是蒙了层致命的阴暗，她哪里能看得进去，声音颤抖地说：“成佑，你别这样，我真的害怕。”

明成佑拇指一寸寸捏着她的手背，镶钻的美甲还是从国外特意同礼服和首饰一道空运过来的，每捏过一处，尤应蕊的手背便呈现出一个惨白色的印子，她不敢多开口，身子绷得很紧，生怕明成佑再来一次。

“你别怕，”明成佑抬首朝尤应蕊浅笑，“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吗？”

她手指蜷起，摇摇头道：“不知道。”

“方才不过是吓吓你而已，应蕊，你留在我身边我自然会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你，两年

前，也只有你陪着我度过。”

尤应蕊闻言，心里的紧张逐渐放松，她伸手回握住明成佑：“成佑，你方才……”

难道，仅仅是她的错觉？

那股子狠戾劲是她从未见到过的，她甚至有种错觉，他真的是想让她死。

明成佑笑意渐染，温煦的暖意注入眼底，尤应蕊这才相信明成佑刚才是在跟她开玩笑，他捏着她手的力道陡然加重，掌心攥紧尤应蕊的手指后猛地甩开。

“成佑，怎么了？”她惊愕，有些不知所措。

“我提醒过你不下十次，乖乖待着，你要的东西我自然都会给你，”明成佑换了种神色望向尤应蕊，“可你偏偏不听，非要弄出些自作聪明的事，婚礼现场的捧花是你故意丢向傅染的吧？”

话题转得太快，完全令人无法招架，尤应蕊有了方才的惊吓脸色倒也显得自然：“我不懂你什么意思，我没想到傅染会来婚礼现场。”

明成佑盯得她发毛：“王絮婷早跟你说好了要你手里的捧花，你这么舍近求远使足劲道丢出去，给谁看呢？”

尤应蕊嘴巴微阖：“成佑，你不信我？”

明成佑眼里的暖色明显在转冷，他“腾”地起身，背光而立，半边身子被打出侧影：

“你动动脑子好好想一下，傅染出现在婚礼现场也不是什么奇事，你这一闹，就把记者全部招过去了。这件事本来已经平息，况且闹的还不是你自个儿的婚礼？估摸今后几天此类新闻又将反复，无非是炒冷饭，连带着把我也扯进去。要不是看在我们新婚的面上，我妈第一个不饶你。”

尤应蕊当时眼见傅染要走，哪里想得到这么多？

但事已至此，骑虎难下，她抿紧嘴唇不说话，明成佑也没非要逼着她承认，他转过身，正对尤应蕊：“你相信我的话，你若安心地待着，我该怎样对你肯定还是会怎样对你。”

尤应蕊想到那张被她销毁的B超单子，她也以为事情能就此结束，她可以把傅染完完全全推出她的人生，可命运偏偏跟她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真有个孩子横亘在中间的话，又哪能是她安心的问题？

他该给她的？

尤应蕊扯出一抹比哭还难看的笑容，什么是他该给的，他的人，还是他的心？

明成佑走到阳台上，天空被闪电照得亮如白昼，他听到楼下传来说话声。

“夫人，雨下这么大赶紧进去吧。”

萧管家撑了把伞，替李韵苓挡掉廊檐处飞溅过来的水滴，李韵苓身上的衣服还未换掉，精致的发髻几乎未动，头发熨帖地盘在脑后：“萧管家，我今天一直在想一件事。”